

典香
经书

中国古典侠义小说丛书

(清)二如亭主人著



四望亭全传

经典
香书

中国古典侠义小说丛书

(清)二如亭主人著



四望亭全传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望亭全传 / (清) 二如亭主人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26 - 4415 - 1

I. ①四… II. ①二…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2581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0mm * 217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4415 - 1

定 价: 49.9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武则天当政时期，佞邪当道，权奸仗势欺人，鱼肉乡里，激起朝廷忠正之臣和各地义士的义愤和反抗。山东花振芳、江南鲍自安、将门之子骆宏勋、江湖女侠花碧莲等共同辅助宰相狄仁杰起兵，与薛刚等联手灭敌勤王，他们与一批江湖义士一起，除霸安良，锄奸扶弱。几经周折后，武则天被迫退位，庐陵王还国，大唐中宗皇帝登基……

《四望亭全书》即《绿牡丹》，是清朝道光年间问世的一部以武则天时代为背景、以行侠仗义为基调的英雄传奇小说，是一部依据史书创作的通俗演义评话小说。小说抨击了权势豪强对百姓的欺凌，歌颂了江湖豪侠的侠义行为。

本丛书编辑整理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对原书中的笔误、错漏和疑难字分别进行了校勘、更正和释义，对于原书缺字处，亦参照相关资料进行了增补。但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其中难免疏漏之处，望专家、读者予以指正。

本次出版，对原书中一些错漏、笔误和疑难之处，分别做了校勘、修正和注释，以便于读者阅读；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标示了出来，以保持原貌。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望专家、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2016年5月



目 录

第 一 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001
第 二 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008
第 三 回	骆宏勋命余谦硬夺把戏	014
第 四 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020
第 五 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025
第 六 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032
第 七 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038
第 八 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042
第 九 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046
第 十 回	骆太太缚子跪门	052
第 十 一 回	骆宏勋扶柩回维扬	057
第 十 二 回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062
第 十 三 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067
第 十 四 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072
第 十 五 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078

第十六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084
第十七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090
第十八回	余谦因逞胜履险登高	096
第十九回	十字街前父跑马	100
第二十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104
第二十一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婚	109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115
第二十三回	中计英雄龙潭逢杰士	121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书房窥才郎	127
第二十五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132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136
第二十七回	自安寻友三官庙	141
第二十八回	振芳觅婿龙潭庄	145
第二十九回	宏勋私地救孀妇	150
第三十回	天鹏法堂闹问官	154
第三十一回	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	159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164
第三十三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169
第三十四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173
第三十五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178
第三十六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182



第三十七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186
第三十八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191
第三十九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197
第四十回	师徒下山抱不平	202
第四十一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207
第四十二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212
第四十三回	胡金鞭开岭送世弟	217
第四十四回	贺世赖歇店捉盟兄	223
第四十五回	军门府余谦告状	228
第四十六回	龙潭庄董超提人	234
第四十七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238
第四十八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243
第四十九回	鲍自安携眷迁北	248
第五十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253
第五十一回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258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谦舍命救主人	263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268
第五十四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273
第五十五回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278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站儿	282
第五十七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287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诉苦情	292
第五十九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297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302
第六十一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307
第六十二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312
第六十三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317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322



第一回

骆游击^①定兴县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俗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所用者忠良之辈，所退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愚安乐于野。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②而疏贤良，近小人而远君子。怀才之士，不得展示其才，隐姓埋名，自然气短。即庸辈之流，行止听命于人，朝更夕改，亦不得乐业，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今闻一个故事，亦是谗佞得意，权得国柄；豪杰丧志，流落江湖，与这首《西江月》相合。说这故事出在哪朝哪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大唐太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政。皇后武氏代掌朝纲，取名则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鱼落雁之容；甚是聪明，多有才干，凡事到面前，不待思索，即能判断。她是上界雌龙降生，该有四十余年天下，纷纷扰乱大唐纲纪。只有一件，不大长俊，淫心过重，倍于常人，一朝若无男子相陪，

① 游击——唐宋时期武官的官阶。

② 谗佞（nìng）——说人坏话和用花言巧语巴结人的人。

则夜不成寐。自太宗驾崩，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私于张天佐、张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党。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后来情浓意洽，竟连夜留在宫中。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朝内文武官员，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但此事关系甚大，无人敢言。武后存之于心，难免自愧。只是太子一十二岁，颇晓人事，倘被知道，日后长成，母子之间难以相见。遂同张天佐等将太子贬赴房州^①为庐陵王，不召不许入朝。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天佑为右相之职。朝中臣僚，唯有薛刚父子耿直，张天佐等常怀恐惧。适因薛刚惹出祸来，遂暗地用力，将薛家满门处斩。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子薛魁、侄薛勇，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及回国之日，封薛刚大元帅，薛勇正先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字是腾云，英雄盖世，武艺精强。由武进士出身，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上任。老爷夫妇年将四旬，只生一位公子，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又且秉性聪明，膂力^②过人，老爷夫妇爱如珍宝，取名宾侯，字宏勋。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谦，父母双亡，亦随老爷在任上，与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三岁。老爷念他无父无母，素昔勤劳，只生了一个娃子，倒甚爱惜他。那余谦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极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静，闻得谈文论诗，他便愁眉蹙额；听说抡枪弄棒，他就侧耳切听。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赌胜，往往倒输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胳膊余谦”。老爷叫他同公

① 房州——州名。今湖北房县、竹山等县地一带。

② 膂（lǚ）力——体力。



子同学攻书，闲时叫二人习些枪棒。公子与余谦食则同桌，寝则同床，虽分^①系主仆，情同骨肉。老爷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马，防守城池。武职之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爷声名著于外，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今有一人，系本县富户，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弟，下无姐妹，幸得有个老家人主持家业，请师教小主人念书。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抡剑弄刀，文章亦是不大留心，各处访师投友，习学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长胡须，其色红赤，竟是个黑面红须，其相之恶，正过尉迟公几分，故此呼之“赛尉迟”。因他相貌怪异，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日间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自眠，未免有些寂寞。正是：

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

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向那烟花巷内走动，非止一日。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她有缘。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其心甚喜，加倍温存。任大爷实难割舍，遂不惜三百金之费，在老鸨^②手内赎出，接在家内为妻。那贺氏生性伶俐，到家无事不料理。她有个嫡亲哥子，贺氏在院内之时，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③任门，在任正千面前每每说起：他极有机变，干事能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即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分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糊口，二则兄妹得以

① 分(fèn)——名分。

② 老鸨(bǎo)——旧时开妓院的女人。

③ 从良——旧时指妓女脱离卖身生活而嫁人。

长聚，岂不两便！”贺氏闻言，恩谢大爷之情。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正是：

无笑不开口，非谗不尽言。

见人不笑不说话，只好钱财，善于取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生法取来；就受些须羞辱，只要有钱，他总不以为耻。他一人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任府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任大爷也甚喜欢。过了年余，任大爷性格脾气，他却晓得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从来说，赌账神仙输，哪个赢的？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钞，告借些须。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外边欠账要还，家内又不便先借，出于无奈，遂将任大爷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每每藏在袖内拿出，变价还人。任正千乃是财主，些须之物，哪里检点。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得大了，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账，小件东西不能济事，且是常拿惯了，胆便比从前大些。在客厅、书房往来寻觅，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火铜盆，约重三十余斤，被他看见，心中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无人，不免拿去权为卖了。”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合当有事，将至二门，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问道：“舅爷！拿火盆做什么？”贺世赖一见，脸有愧色，连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正，预为冬日应用。”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形色仓皇，所谓做贼心虚，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只脚皆全，并未坏一



只，心中大起猜疑。即刻到客堂、书房查点别物，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任大爷心急如火，哪里容纳得住，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骂道：“无品行，不长俊，我以亲情相待，各事相托，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若不看你妹子分上，该送官究治！你今作速离我之门，永不许再到我家。”说罢，怒狠狠往后去了。见了贺氏，将此事说了一遍。贺氏闻言，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但他自作孽，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说道：“他自不长俊，敢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

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从来老羞便成怒，心中说道：“我与你为郎舅之分，就是所做不是，你也该原谅些须，与人留个体面；怎地今有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恨道：“任正千，任正千呵！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贺世赖永无发迹便了，倘有一日侥幸，遇人提拔一二，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誓不为人！”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按下不言。

再表任大爷闻骆老爷之名，就拜在门下执贽^①。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声音洪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诚心习学，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以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门生。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琏，字曰商，惯使一枝钢鞭，人都呼他“金鞭胡琏”，曾来广陵扬州，拜在门下习学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拜辞回去。老爷甚是爱他，时常念及。今日又逢任大爷，师生相投，更加欢悦。只是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往往终日不回，食则与骆宏勋同桌，余谦在旁伺候，安寝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

① 执贽(zhì)——拿着礼物拜师。

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谦衣不解带，进事汤药。任大爷见先生卧病在床，亦不回宅，同骆公子调治汤药，曲尽弟子之心。谁知老爷一病不起，服药无效，祈神不灵。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老爷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分，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不已，不必深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收殓起来，停柩于中堂，任大爷也伤感一番，遂备祭礼拜祭老爷，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三日之后，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孝。逢七，请僧道诵经打醮，自不必言。正是：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追少年。

倏尔^①之间，看看七终。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即日到任。夫人与公子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起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经营。”公子道：“母亲之意甚是。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其奈路途遥远，非可朝发而夕至；就是起柩，未免仓促慌速。依孩儿想来，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完备齐全，再择日期起柩，方无拮据失错之事。请母亲上裁。”母子计议之时，任大爷亦在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弟，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慢慢回南，未为迟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子称谢，说道：“多承厚意，甚得其便。但恐造府，未免动烦贤契，于心不安，如何是好？”任大爷道：“说哪里话来，蒙师受业，未报万一；师尊乘鹤仙游，门生之心抱歉之至。今师母驾迁舍下，师尊

① 倏（shū）尔——很快地。



柩前早晚得奉香火；师母之前，微尽孝意，此门生之素志也，不必狐疑。”夫人、公子谢过。任大爷遂告辞还家，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另外开一大门，好抬老爷的灵柩。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

且说骆公子家中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几，亦有人往任大爷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已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合家人口俱迁移过来。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磊塞，骆公子出人与任老爷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再备筵席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只有太太、公子并余谦主仆三人。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食则同食，行则同行，至晚安寝亦是同榻，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兄弟一般，从无彼此之分。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三餐茶饭全不懈怠。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任大爷谆谆款留，骆公子亦不忍忽然便去，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

那年春季三月，桃花开放之期，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有一所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间，桃花茂盛，主人君子，老少妇女，提瓶拾合，携酒往看，多来此游玩。任大爷吩咐家人置备酒肴，遂请公子游玩；又吩咐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谦，向桃花坞而来。骆宏勋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好个所在，话不虚传。怎见得好景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众人观望了一番，还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将担子挑进。且喜内中桌椅现成，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家人在旁斟酒。看官，你说这亭子内桌椅是哪里来的？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凡到春来，不断游人。也有邻近的，搬运桌椅容易；若远处来的，只能提壶携合，不能携带桌椅了。就有这好利之人，买些木料做些桌椅，逢桃花将放之时，士人游动之际，预先典些闹地，把桌椅摆设其间，凭那远方游人把钱。所以任大爷一到亭子内，桌椅如此现成。因骆太太、贺氏大娘在内，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包了这个亭子，别的坐头许他再租赁与别人。这也不谈。

再言任大爷与公子谈笑对酌，饮过数巡，看举数箸，正在畅饮之际，忽听得大路之上锣声响亮，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往那路上看望：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俱是山东妆扮，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小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俱是老蓝布褂子。唯有那少年女子，穿了条绿绸裤子，鱼白色绫袜套，大红缎子鞋，却全不穿裙子。内中一个老儿，手提大锣一面，击得数声响亮。骆宏勋看了一会，全然不晓得这是班什么人，问道：“世兄，此班是什么名堂？”任大爷道：“世弟，此乃山东所做，名叫‘把戏’。南边亦曾见过否？”骆宏勋答应道：“弟倒未曾见过。”任大爷吩咐余谦：“将那班人唤来，问他



所会何样把戏？”余谦闻命，下了亭子来，高声大叫：“那鸣锣的老人家，这里来，我家大爷叫你哩！”那老夫妻闻言，急忙走过前来，满脸堆笑，说道：“大叔叫俺，想必要玩把戏了？”余谦道：“正是。我且问你：把戏共有多少套数？每套要银多少？”那老儿答道：“大叔，我们马上九般，马下九般，外有软索、卖赛，共有二十套，每套纹银二两；若要做完，共银四十两整。若单只卖赛软索，一套要算两套，两套就算四套，要银八两。不知大叔要玩哪几套？”余谦道：“你且在此少停，待我禀上大爷，再来对你说。”余谦说罢，上了亭子，对任大爷说道：“小的方才问他，他有马上九般，马下九般，走马卖赛，并踩软索，共二十套，每套要银二两整，全套做完共银四十两。若单只卖赛软索，一套要算两套；两套就算四套，要银八两。”任大爷开言向骆公子道：“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都是你我晓得的，可以不必，只叫他卖赛踩软索，就给他八两银子罢了。”骆宏勋说道：“此东小弟来出，请世兄观看。”任正千笑道：“一客不烦二主，怎好叫世弟破钞？正是愚兄备东。”吩咐余谦领命下去：单只软索卖赛。余谦领命，来到老儿面前说道：“我爷吩咐：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俱都会的，单叫卖赛并踩软索。”花老道：“先已禀过大叔的，这两套要算四套哩！”余谦说：“那个自然。你只放心玩，银子分文不少。”老儿答应：“领命。”回首向着自家一众人，说道：“这位单要玩软索、卖赛，给我们八两银子。”家人答应：“知道了。”只见一人牵过一匹马来，乃是一匹川马，遍身雪白，唯脊上一片黑毛，此马名为“乌云盖雪”，俱是新鞍新辔，判官头上有个钢圈儿，乃是制就卖赛之物。那老儿将铜锣放下，拿起个丈把长杆，朝那两边摇着，口中说道：“列位老爷、大爷、哥哥、弟弟！请让一让，我们撒马哩！晚生先来告声：倘有不小心者，恐被马冲